

中国第一套“电视剧口述历史”文丛



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

张金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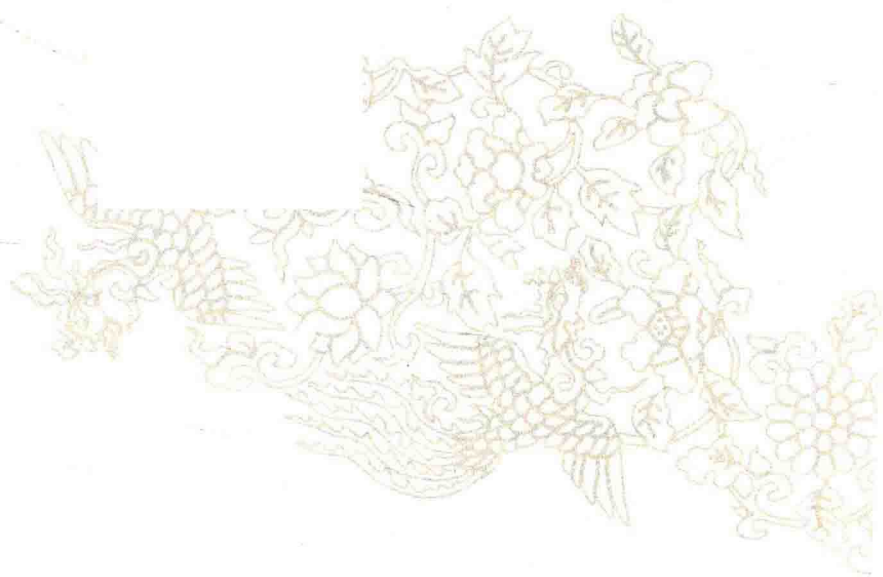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中国第一套“电视剧口述历史”文丛

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

张金尧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 / 张金尧著. -- 北京: 中国
文联出版社, 2017. 5
(电视剧口述历史文丛)
ISBN 978 - 7 - 5190 - 2766 - 7

I. ①王… II. ①张… III. ①王扶林—导演艺术—研
究 IV. ①J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008 号

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

作 者: 张金尧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陈若伟

责任编辑: 曹军军

责任校对: 仲济云

封面设计: 杰瑞设计

责任印刷: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5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529360500@qq.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64 千字 印 张: 18. 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2776 - 7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小絮

戴临风

为“王扶林电视剧导演艺术论”作序，^①本应就其艺术特色、本人造诣等探讨些提纲挈领的说词，文方对题。但书中几位专家已分九个方面抒发得淋漓尽致，可谓包揽无遗、玲珑剔透。以我之拙笔陈思即使稍加片言只语也必将为赘；而情又难却，只好另辟他径——谈谈王导（人们对王扶林的官称）这个人。

初见王导，从其体表行为看似有些“名不副实”，不像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大导演所应有的独特风范。然而他终究保有他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下面要讲的：

他很顽固，特别是对事业的探索 and 追求。30年前，他被派往伦敦访学归来后，便提出：英国可以把莎士比亚全集拍成电视剧，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的古典名著付诸荧屏？并建议先拍《红楼梦》。得到领导的支持，他的愿望开始实现；十年后又担任了《三国演义》的总导演，王导的名字乃蜚声中

① 中国传媒大学吴素玲教授主编有《王扶林电视剧导演艺术论》，这是研究王扶林导演艺术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戴临风先生曾为这部论著作序。戴临风先生已经仙逝，现征得吴素玲教授同意，将这篇序言录于此。一来可以为学者们推荐一本真正的研究王扶林导演艺术的专著即吴素玲教授《王扶林电视剧导演艺术论》，二来可以为读者了解王扶林先生多提供一个参照面。当然，两书相较，《王扶林导演艺术研究》其学术性与吴教授的专著相距云壤，而我的这部著作仅仅是王扶林导演口述历史的书面化表达罢了。——本书著者



外。但他的艺术生命曾并非如此顺利。相反，王扶林的大名首先是在两度骂声中传扬全国的。一是《笑的晚会》，一是9集电视剧《敌营十八年》（说句公道话，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实也功不可没）。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仍能执著追求，终得两败转后胜，骂名易美名。

他过于“贪婪”，对学术和知识总是无止境地追求。他非常认真于导演阐述，不是留给别人观赏，而是要据以执导。为此，他要读很多有关的史料、书籍，为掌握一处历史名胜的特点，他可以找出古诗中对此描绘的名句作为构图的借鉴。他又喜爱中国戏曲，特别对京剧颇有学识，这些常被他奉为“他山之石”。他本人虽属专家，但也谦逊地向与剧情有关的专家求教，他坚持去听专家给演员的讲课，汲取精华，融为剧有。

他耻于不问政治以独具艺术家桂冠为荣的旧观念；经过磨炼与考验，在近半百之年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深知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有健康的艺术生命。

他一生没有当过行政官，也从不伸手要官。他确未拥有过委任状赋予的顶戴花翎，但今天却有着一顶最合适的华冠——“中国电视剧一级导演”。他曾向他的一位上级开玩笑：“在你领导下30年，连个小组长也没让我当。”对方也嬉嬉答道：“正是如此，才留给你精力和时间，铸造出这顶‘当朝一品’的官戴哟！”必须补充一句，他虽非官，却大有官才：管理才能。如今大讲制片人居首的时刻，他倒是个宏观微观颇能兼顾的，既识作品又会导演的制片人。弱点却是不会攫财，不善理财。

他有些傻劲，办事太认真；苦了自己，有时又不自觉地碰伤他人。剧组有种议论——没人不怕王导的。叫人怕，自非好事，但偌大剧组，办起事来，谁也不“怕”谁，说5点开车，司机没到，6点开机，工种不全，如何了得，能不批评吗？诚然，王导批评人常是声色俱厉，甚至使人“下不来台”。但若如说相声一般，头上先敲一扇子骂上一句，再转两个弯，逗你一笑，恐亦非妙举吧！事实上，事过后很多人又能谅解他。一是被批评者认识到自己所犯过错，只好服气；更主要的是王导能在生活上以身作则，在剧组内不搞

特殊化，自己排队打饭，自洗衣袜，不摆架子，不惹人烦；工作上又从不迟到，向来不马虎，也不记恨——因而能化不快为和气。

他颇能洁身自好，不知是受古圣影响还是家规所矩。时下常以酒、色、财三字去酌量一个人的品性和德操。王导可谓经得住考验：滴酒不进口，支烟不沾唇，色止于戏路，财取之正道。他不蓄修发浓髯，不饰奇装异服，从不涉怪以榜风格；但潇洒入时，众中一望可知。

他有些傲独，不像有的导演周围总有着的一伙帮衬或哥们儿，戏一来倾班以赴，荣辱与共。人们有时在戏问：谁是王导的人？答者多无声或摇首一笑。然而他并不孤立，常是执导不间，一剧未了，邀者已上门。他总是就戏搭班，适者来，否则拒，为此也得罪于个别老搭档。他不善待人处世，虽口齿伶俐，却不擅说辞；世俗风习虽知之颇庶，但轻不为用。某次，忙于编辑台上，忘了中午主人的小宴，人来催请，他竟赤足拖履前往就席，幸得同伴为之解嘲，当场“揭发”，主客共笑而休。这并非玩世不恭。他颇善烹调，食量亦佳，只是干起活儿来对于身外琐事时有健忘之癖。幸有贤内助手擅“包装”，口若“醒木”，数载颇有飞进，快哉！

以上关于“他”的几节文字，实则只求四字而已——艺如其人。聊借为书中宏论之侧鉴。

絮絮叨叨，不登大雅，羞于言序，题名“小絮”源此也。

丙子孟春

临风草于京华



序二：我的“红楼”缘

——纪念'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30周年

王立平

我能结缘'87版电视剧《红楼梦》，最先要感谢的人是已故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资深高级音乐编辑王芝芙大姐。她为人淳朴、和善、机敏、智慧，是一位学者型的专家。她家学深厚，是著名报人王芸生先



王立平

生的长女。她导演的广播剧曾代表我国首次在国际上获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音乐创作刚开始步入正轨的几年里，她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的创作，并给了许多帮助和指导。我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由她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和推荐给广大听众的。大约在1982年的秋天，她约我见面，告诉我她的先生王扶林导演正在筹备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问我是否有兴趣为这部剧作曲？虽然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于王扶林导演，我除了知道他执导了刚刚上演并十分火爆的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

营十八年》之外，不再有更多了解，但我这个“红楼”迷来说，这消息太让我激动和兴奋了，毫不犹豫，连想也没想，当即对王芝芙大姐表示：我不但极有兴趣，并且太想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作曲了。王芝芙大姐亲自安排了我与王扶林导演的第一次会面——见到了我能结“红楼”缘而最要感谢的王扶林先生。

王先生温文尔雅，亲切含蓄。他对我说：“很高兴你愿为这部戏作曲，以支持我的工作，但为这部戏遴选作曲是件大事，我个人不能作决定，要与台领导、红学家、编剧和相关方面一起商量才能决定。”他还很客气地问我是否愿意与大家见个面，谈谈我的想法。我明白，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也将是非常严格的审查和考试，但也是最好的沟通和表达的机会。他让我先讲讲构想和思路，看究竟是否与大家的想法合拍，关乎今后合作能否顺畅和成功，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会见安排在王府井华侨饭店的一间不太大的房间，我到场时该来的人都到了，大部分是我不认识的，共有十多位。王扶林导演主持，几乎没有开场白，只说今天下午给你充分时间，可以放开讲，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你的想法，可以开始了。便把话题交给了我。我原以为会给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回答，所以既没有准备提纲，更没有讲稿，便开始做“决定命运的”阐述。记得我当时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谈了对《红楼梦》的认识过程。初中二年级初读《红楼梦》时，基本没有读懂，觉得它婆婆妈妈太琐碎，以至对其了无兴味，多次重读还是不得要领，印象里好像没有读完过。后来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磨难、挫折之后再读《红楼梦》，才有了许多深切的感受，越来越感到曹雪芹笔下的人物离我们原来竟是那样近切，讲述的故事竟是那样无奈、沉重和动人心魄，而且越读越爱，越爱越深。曾设想一定要写一部有关《红楼梦》的音乐作品，或许是因为机缘未到，总想不出该如何下笔，更想不出能写成什么样的作品来，它只是成了心中解不开的情结。

第二，我谈了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设想和希望。例如：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以情节取胜的话，《红楼梦》则是以情趣取胜。通

过情趣铺陈故事，展现主题。我希望未来的电视剧不要过于注重表现过程和来龙去脉，要着力表现剧中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主线。希望编剧的思路，不是从原著中删去些什么，而是从原著中选取些什么。留出充分的空间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突出一个“情”字。其实这些意见的背后，是希望能给音乐留出充分的空间。我还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可能会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的建议，就是不在剧中表现“太虚幻境”。我不后悔当年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和理由，我不希望即使当时有好的技术手段和条件能把《红楼梦》拍成神话故事，可能这会影响到表现《红楼梦》的精气神。

第三，我谈了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音乐的构想。我以为基调应该是“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这惆怅和感慨既是过去的、也是今天的，是剧中人物的、也是作者曹雪芹的，还是我们这些改编者、再创作者的，最终还要成为荧屏前广大观众的。剧中的音乐应该成为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要如镜头一样，推上去可以刻画描绘具体的人、事、物，拉开来便是对人生、社会、情感的全景式跨越时代的感慨。

如此这般，我滔滔不绝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总体上讲，《红楼梦》的音乐应该有自己独特风格、语言和表达方式。究竟是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写音乐、怎样的风格、用什么手法都没有提及，但在大的方面我把该说的、想说的、能说的都说了，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说是说完了，结果如何，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心中顿生一种轻松之感。之后，既没有人向我提问题，也没有人发表意见。与《红楼梦》剧组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几天以后王扶林导演电话通知我说台领导和剧组经研究决定聘请我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作曲。并问我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因为我听说当时还有些人在争取为这部剧作曲，便对王导说，《红楼梦》与别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情”字，《红楼梦》的“情”非常需要个人化的体验和开掘，才能求得深切和统一，所以我认为这部戏作曲是不宜几个作曲者合作的。王导又问我，那么长的戏，那么多集，一个人来得及写完所有音乐吗？这是一

个我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还是一点没有犹豫地回答王导说：“来得及拍我就来得及写。”我最担心的是，在几年的时间里，与人合作为《红楼梦》写音乐，那该是怎样的尴尬、困难和麻烦。怎么能设想一个写悲的，一个写喜的？或者一个写前面，一个写后面？我觉得王扶林导演似乎默认了我的道理。

接下了为《红楼梦》作曲的这份沉甸甸的工作，是我结“红楼”缘的真正开始，也是我这辈子干得最“胆大妄为”的一件事，着实让我兴奋、得意了两天——但大概也只有两天，或许还不到。为久已心仪的《红楼梦》作曲的机会就在面前，但一想到诸多的难题、太多的困难、巨大的压力，心情实在无法轻松。幸运的是，后来我得到了从电视台领导、王扶林导演、编剧、红学家和剧组上上下下太多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回想那些“天天难熬天天熬，日日难过日日过”的日子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我感慨万千，而又感恩不尽，终生难忘。

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作曲四年多的全过程里，给我帮助最大、对我理解最多、支持最有力的是王扶林导演。我能进入《红楼梦》剧组是台领导和剧组集体决定的；其实台领导和编剧、红学家都非常尊重王扶林导演，讨论归讨论，最终拍板的还是王扶林导演。因此，我由衷感谢他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极大信任。在选演员和各方面专业人员时，大家公认王扶林导演总是出于公心，且公开透明，实属难能可贵。他在我后来的音乐创作和与我的合作中，不但充满信任，给予理解、支持与帮助，甚至能包容和忍耐。例如，从我刚进剧组，王导就对我说，主题歌很重要，要抓紧时间快点写出来。可我对主题歌原来的设想持不同意见，一时又拿不出新的方案，也还没想好该是什么样的音乐基调和风格，主题歌的形象将影响全剧的风貌，实在不敢轻易下笔，为此而犹豫再三，思虑再三，时间也一拖再拖。那时我最怕接王扶林导演的电话，他明明心里焦急万分，却总是非常和蔼甚至客气地问我，“怎么样，主题歌写出来了吗？”，我几乎无言以对，难堪、焦急、无地自容。待到王导和几位编剧接受了我用《枉凝眉》作为歌的主题的建议，并且收到了《枉凝眉》和《序曲》两段“投石问路”的乐谱时，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后

的事儿了。想想王扶林导演该有着怎样的耐心，才没有把我这个迟迟交不出乐谱的作曲“赶出”剧组！

为了使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音乐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在创作时不采用任何现成的音乐素材，而要写成“十三不靠”，即不靠戏曲、不靠民歌、不靠说唱、不靠流行歌也不靠艺术歌曲等，要创造出一种专门属于《红楼梦》的音乐“方言”，而能演唱这样的歌曲的名家、大家和专业歌手中也没有现成的，只有走冒险自己来培养演唱者的这条路。当时，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走通。路，从来都是人走出来的，也都是逼出来的。再难下的决心也得下，为了梦想，一不做二不休，再胆大妄为一回！我找到王扶林导演，心都忐忑得快从嗓子眼儿跳出来，硬着头皮说我打算起用一位业余歌手陈力来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试录主题歌，我虽然说是试录，可几乎是铁了心的。对这违反常理、令人难以理解的建议，王扶林导演一脸平静，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连我是怎样打算和预期如何，一概没有问，当即表示同意，并请制片主任派人员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借调当时在厂里担任化验员的陈力。慎重起见，我先前曾找机会请这位声音纯净、有相当京剧基础，虽既未接受过系统的声乐专业训练也没进过录音棚录音，但有很好的歌唱天赋和乐感的业余歌者试着录过纪录片《长春春常在》的主题歌和为联合国写的环保歌曲《假如天空没有飞鸟》之两首独唱歌曲。虽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比起将来《红楼梦》中的歌曲要容易得多，所以这段经历还是给了我不小的信心，让我决心冒险一试。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负责接待的工会领导在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经研究很快给了回复：同意借调，并且不限时间。更没想到的是工资、奖金照发，还感谢我为他们厂培养文艺人才，着实令我感动不已。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精心雕琢，我们录制了《枉凝眉》和《序曲》两段投石问路的作品和另一段重要的乐曲，录音效果很理想，并且两段后来都用在电视剧的完成版里和直到现在还是最流行的那个版本，得到《红楼梦》剧组内外一致好评。为此，阮若琳台长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充分肯定了这两首作品的风格、基调和思路，特别表示完全理解了

我请陈力来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演唱主题歌的缘由和用心。王扶林导演也非常满意，非常兴奋。他说：“好听”“动人”“新鲜”“有特点”“风格对头”……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虽然他一直信任我，对我有期待，但大概也曾替我捏把汗，只是到这时才算放下了悬着的心。当然，他也提醒过我，写了那么多影视剧，应该知道片头或序曲的长度就是1分50秒到2分钟，没有例外。而这段《序曲》是2分42秒，长出了这么多，审片也会通不过的。我当然知道他讲的是规矩，可我实在不甘心，也不忍心对这段《序曲》动刀动剪。我反复强调了许多理由，最后干脆说，因为是《红楼梦》就应该可以有2分42秒的《序曲》。王扶林导演见我如此坚持，竟然惯着我同意了 my 方案。我真想不出他是如何与有关方面力争才破了这个规矩。

为了帮助陈力了解剧情、深入理解《红楼梦》，王扶林导演还主动提出给陈力安排演了一个柳嫂的角色。就这样，我一边创作其他音乐，一边帮陈力学习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如视唱等必要的基础音乐技能，精细雕琢《红楼梦》里的诸多歌曲，一切为的就是把事情做到最好。

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是为《红楼梦》量身定制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全新的。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创作并录制出能体现我想象的《红楼梦》的神韵，我对陈力的要求常常比专业歌唱家还要严格、还要苛刻。我的确给了陈力太大的压力，她顶着压力——包括我的语言暴力和她不幸的丧夫之痛等诸多困难——在剧组里工作并生活了三年。最终超水平发挥，极为出色地完成了《红楼梦》音乐中很重要的歌曲的大部分。为一部电视剧的歌曲录音，专门定向培养一位业余歌手，在摄制组里工作三年，能做出这样决策的创作集体该有怎样的气度和魄力！？肯定地说是空前的，或许也将是绝后的。

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王扶林导演对于'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有多么重要，对'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音乐有多么重要。我能有机会在这么多好心的人和高明的人们支持、帮助下，使出我的全部力量，完成我该做的工作，了我的夙愿，实在是我将为之永远感恩的幸运事儿。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公开播映已经30年了。回想这漫长的岁月，我这个最早进入摄制组的作曲，经历了几年的准备、摄录、艰难跋涉前行和最终完成的全过程。百感交集，这令人感慨唏嘘。

1987年5月2日，记得好像是个星期六的晚上，'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首次公开播放，的确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说万人空巷，可能有点夸张，但也不算太过分。因为我在家里已经看过几遍电视连续剧的前几集，走出家门，我的心情是少有的松弛而平静，四年多以来压在心上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放下了。在北京和平里的楼群里走了很久，大街上的行人和车都很少，天气已经转暖，有些开着的窗口不时传出《红楼梦》的音乐声。心中升起一种仿佛隔世的感觉，从汹涌的激流中又归于平静。梦幻般的四年多过去了，真的都过去了，尽力了，也无愧无悔了。当时一点也没有过对成功的奢望，写这样的作品受大家的褒贬本是于意料之内的，得到了把心中对《红楼梦》的激情一吐为快的机会是最要紧的。

令我没有想到并且多少有一点窃喜的事就是听剧组里的忘了是哪位告诉我，顾问们看了《红楼梦》的完成片，对音乐都没有意见，喜欢《晴雯歌》的最多，说“活脱脱”的晴雯，就是她。还喜欢《枉凝眉》和开头那段音乐。只有一位红学家问了个问题，说王立平先生在一段音乐中用了三弦，不知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味？我想这也不一定算是批评吧，真让我喜出望外。我原以为红学家因为都是些大学问家，对我这个只是个底蕴不深的“红”迷写的音乐，能认可吗？一直觉得是在头上顶着个雷，这时才终于算放下心来。那时我和剧组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谁觉得我们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也真没有期待赞美和好评。据未经证实的传言，王扶林导演曾说，尽最大努力把我们的《红楼梦》拍好就是了，就是拍成普及版的“小人书”也好嘛。大家都知道由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由罕见的六部影片组成的鸿篇巨制《红楼梦》已经于1986年开拍并即将上演，演员阵容强大，经费充足，由技术力量雄厚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这无疑对'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来说是极大的压力，而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听到过组



里的人对电影《红楼梦》的议论。我猜想也许在大家心里也是有一种无形的激励和动力。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之后好评很多，批评也不少。尤其对后四十回，不同意见和批评最多。这本来也正常，因为，第一，是按“脂砚斋”或者说，更贴近曹雪芹原意来重续后四十回，虽然是个好的想法，是有创见、有价值也是有根据的，但谁都明白的情况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第二，是当时拍摄36集的经费一共只有680万人民币，光设计的服装就达2700多套，后期已经没有经费继续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连剧本也压缩删减了许多，成了永远的遗憾。

两年之后，电影《红楼梦》公演之后，很多人大概都会记得，人们对’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意见和批评几乎是戛然而止。直到2010年，新版《红楼梦》出来，引起了一些批评，并又开始了新一轮’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放热潮。到这时“经典说”把’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奉为经典、高峰、不可超越等等说法才越来越多、越来越盛。我接触过一些’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的同行们，令我感动的是，几乎没有例外，大家都很淡定。在社会上批评’10版“新红”最热闹的时候，我不曾见到一个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于’87版的人，许多媒体多次采访我，请我对’10版“新红”发表意见，我只回答了一次，大意是说，《红楼梦》是中国人人心尖上的宝贝。每次拍摄《红楼梦》，从开始到结束，都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议论，当初’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刚拍摄出来时，也曾受到这样那样的议论和批评，这是太正常的事。“触红”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再大的专家、学者、艺术家、都不会感到轻松和容易。每个从事《红楼梦》表演、改编、再创作的表演者、艺术家、组织者、领导者一定都想把事情搞好。《红楼梦》作为我们的经典会永远流传下去，还会改编一千次，还会重拍一千次，希望后来的有志于此的人都能怀着敬畏之心，根据时代的不同、观众的变化、科技的进步有所前进，创造出新的经典。

曹雪芹当初刚写出《红楼梦》的时候，都是手抄本，想必不会有人称

其为经典。经典不是谁人颁授的荣誉，不是按谁的意志打造的，更不是重赏之下买来的，而是经过长时间历史沉淀、经过广大人民群众检验而被社会公认的，因此是全社会的财富，也需要全社会的珍视、爱护和弘扬，因为经典往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相信，在拍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时候，从领导、顾问、王扶林导演一直到摄制组里的每一位成员，一定不会有谁想到，我们将会拍摄出一部经典之作，但是大家都努力去做了。经过30年的时间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间节点上、面对几代人的跨度、在审美和认知的层面、对红楼梦进行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的大普及，因此，应了一位已经故去的红学家的称道，'87版《红楼梦》是“首尾全龙第一功”。做到在不同的人群中求得最大的公约数，即雅俗共赏，这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种境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我想，拍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一群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用自己的才华、汗水和最大的努力，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筑起了一道高墙，不是为了让后人不可超越，而是让后人超越起来没那么容易。希望，总是在前面。

30年过去，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记忆和思索呢？

一、庆幸我们有一位优秀的导演——王扶林

1. 是王扶林导演最先提出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动议。他以一位优秀导演特殊的敏感和学识审时度势，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妥当的方式，建议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得以立项、实施，开始了这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

2. 王扶林导演善于掌握全局，知人善任，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无论应对各种困难还是做出重大决策，总是能团结、调动一班人马，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和积极性，用集体的智慧妥善处理各种难题。选演员、安排角色，对任何一部大戏，都是巨大挑战。面对《红楼梦》这样有众多年轻女性角色和大多未经专业训练的生面演员的实际情况，王扶林导演带领各方面专家一道，群策

群力，一方面敢选、敢用、会用，一方面有信心、有耐心、有措施，创造了无数精彩，堪称经典。

3.王扶林导演为人正派，一身正气，温文尔雅又极有原则。许多演员都非常尊敬他，又多少有点怕他，宽严适度，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与他交往三十多年的剧组成员都觉得他从来没有变过，而且时间越久越能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



王立平与王扶林（右）

很多剧组的老人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经常聚会，正是以这种在共同的创造、拼搏中结成的亲密无间、如同战友、如同亲人般的深情厚谊为基础，大家才能一起完成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二、庆幸有一个强大的顾问委员会

后文所附名单所列的各位专家学者都是闻名遐迩的大家、名家、权威。我记得在一起看片子时见过他们一次，这些鼎鼎大名的顾问不是仅挂名的，许多人都是抱着极大热情参加这项工作的，不但读《红楼梦》的剧本、看样片，还提出具体意见。’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份劳动、心血和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光阴如梭，岁月无情。这些顾问中大多先后离我们而去，如今健在的只有82岁的杨乃济先生一人了。但他们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会忘却。当年吴祖光先生本来坚决不同意拍摄《红楼梦》，说书中的人物是曹雪芹先生心中理想化了的，能演贾宝玉的演员还没出生呢！但当他看了欧阳奋强扮成贾宝玉的样片之后兴奋不已，连说“可以拍《红楼梦》了，可以拍《红楼梦》了”。让我们大家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是：



主任委员：

王昆仑（1902.8.7—1985.8.23），原名王汝虞，字鲁瞻。世居无锡，国内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一部专著。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主任委员：

王朝闻（1909.4.18—2004.11.11），美学家、文艺评论家、雕塑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有《论凤姐》一书行世。

顾问：

朱家潘（1914—2003.9.29），文物专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九三学社文教委员会委员。

成荫（1917.1.21—1984.4.26），编剧、导演。时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林辰夫（1924—2006.11.26），编剧，首任中国视协电视剧戏曲艺术研究委员会会长。

阮若琳（1929.3.1—2010.3.19），时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首任中国视协儿童电视艺术研究会会长。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著名现代作家、历史文物学家。作品有《边城》《中国服饰史》等，《红楼梦》服饰考证，多出其手。

启功（1912.7.26—2005.6.30），全名爱新觉罗·启功。书画家兼文物鉴定家，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吴世昌（1908—1986），文学史家，红学家。

吴冷西（1919—2002.6.16），时为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

吴祖光（1917.4.21—2003.4.9），著名剧作家、导演。

周扬（1908—1989），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汝昌（1918.4.14—），著名红学家、书法家。